

# 张载经典阅读的方法论

李刚

(长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北宋哲学家、思想家张载“俯而读,仰而思”,废寝忘食,精思力行,创立关学学派,在经典阅读方面形成了系统的方法论。张载强调读书要培养兴趣,也要立志,入门要打好基础,有疑而读、熟读精思、贵有心得、博而能精、融会贯通,也要保持心静,与朋友切磋,做到知而能行。正确看待张载经典阅读的正统性局限,吸取其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张载;阅读;经典;方法论;苦读;精思;力行;关学

**中图分类号:**B2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4-0007-05

阅读经典与消遣读物、专业书籍不同,是“仰望星空、反观道德”的活动,最为持久,也最为切身。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潜心于经典的研读,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也形成了独特的经典阅读方法。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张载,一生潜心攻读经典,创立关学学派,树立关中勤奋向学、勇于创新的学风,知行合一,在中国思想史、阅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大力呼唤经典阅读的时代,剖析张载的经典阅读方法和观点,对当今现象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 一、张载是苦读、精思、力行的思想家

张载“勇于造道”,本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理想,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更是一位善于读书的学者。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张载之名,出自《周易》的“厚德载物”。张载祖籍大梁,父亲张迪于

真宗初携妻陆氏上任于陕西长安,天圣元年(1023)任涪州知州。张迪在涪州任上病故,15岁的张载和5岁的张戢与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越归葬大梁,至眉县横渠,无力返归故里,遂将父安葬于横渠,定居于此,人称张载为横渠先生。

张载仕途坎坷,能守志而行。仁宗嘉祐二年(1057)张载赴汴京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先后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等职,实行德教。神宗熙宁二年(1069),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张载对王安石变法持保留态度,不久被派往浙东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审理苗振贪污案。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戢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知公安县,张载辞官回到横渠。熙宁十年(1077)秦凤路守帅吕大防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张载带病而行,担任同知太常职务,因与礼官不合,加之病重,便辞职西归,行至临潼病逝。

张载虚心向学、勤奋著述。中进士后,张载受宰相文彦博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经》。

**收稿日期:**2013-05-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XZS015);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J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CHDW2011ZD005)

**作者简介:**李刚(1967-),男,陕西商州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遇表侄洛阳程颢、程颐兄弟,虚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第二天就对听讲的人说:“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座缀讲,发奋钻研,写成《横渠易说》。张载“少孤自立,无所不学”<sup>[1]381</sup>,喜欢读书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当时西夏常对西部边境侵扰,朝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年仅21岁的张载就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并打算组织民团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范仲淹在延州军府召见了张载,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劝他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sup>[1]381</sup>勉励他读《中庸》。张载听从劝告,苦攻《中庸》,遍读佛学、道家经典十多年,最后回到儒学,创立起关学思想体系。

张载勤于著述,也能学以致用。张载辞官回到横渠后,依靠薄田度日,“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sup>[1]383</sup>。张载作《砭愚》、《订顽》训辞即《东铭》、《西铭》,书于大门两侧,训诫学者,完成代表性著作《正蒙》,并与弟子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试验,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张载青少年时便喜欢读书,勇于思考,也勤于读书,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终日端坐一室,左右置书,俯而读,仰而思,随想随记,有时半夜披衣而起,及时记下心得。张载一生,读书治学,未尝有个停歇;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忘读书,读书读到了“朝思暮想”的地步。有的经典著作,张载一读就是几十年。张载得到范仲淹的规劝和指点,读《中庸》20年,用功之深,可以想像。张载强调读书要靠只争朝夕:“学者不可谓少年,自缓便是四五十。二程从十四岁时便锐然欲学圣人,今尽及四十未能及颜闵之徒。”<sup>[1]280</sup>不可有片刻停歇:“勿使有俄顷闲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几有进。”<sup>[1]376</sup>他恨不得将全天都用于学习:“学者又且须以自朝及昼至夜为三节,积累功夫,更有勤学,则于时又以为恨(限)。”<sup>[1]321</sup>遇到困难,要果敢而进,勇创难关:“今人为学如登山麓,方其迤逦之时,莫不阔步大走,及到峭峻之处便止,须是要刚决果敢以进。”<sup>[1]283</sup>张载苦心力索,学者少有能如横渠用功者。

读书为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须不断提高。张载自谦地说,我30年来读书写作,如果还有所得的话,那不过是碰巧了。他打比方说,读书治学,就

像一个小偷想偷窃财物却不明底里,或者向外人打听,或者夜里在墙外偷听,或者在墙上凿一小孔窥视,所见要么不可靠,要么非常有限,必须自己亲自进入屋内,才能探得实情。进了室内,又不能点蜡烛,还须在暗中不断摸索。没有耐心,不下功夫找寻,是得不到有价值的东西的。就是有所得,也不过是一件宝贝而已,更好的东西还有很多,而不能止步不前:“慕学之始,犹闻都会纷华盛丽,未见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进则渐到,画则自弃也。”<sup>[1]283</sup>只有不断努力,才能真正有收获。他谈自己的体会说,他满以为自己学有所成了,但仔细回味,只不过得到了读书治学的一个具体途径而已,才知道要进一步下功夫读书。所以,张载说:“学者恶其自足,足则不复进。”<sup>[1]270</sup>浅尝辄止,小有收获就自以为是,是谈不上读书的。读书为学如此不易,张载就将自己的读书体会总结得非常仔细,希望嘉惠后学。

## 二、张载形成了系统的经典阅读方法论

经典的阅读,重在提高人生境界,树立人生更高的理想。清代学者张伯行总结张载之学说:“道以居正为大,学以尽心为要,此古今不易之理也。”<sup>[1]394</sup>读书而没有心性品德的提高,终归是不会有大的收获的。用张载的话说:“德薄者终学不成也。”<sup>[1]273</sup>他以音乐为例,说明读书和人的德性修养是相关的:“律吕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sup>[1]263</sup>经典作家有相当高的人生境界,没有一定的修养,是无法理解经典作家的精神境界的。“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sup>[1]274</sup>张载认为读经典的目的,在于变化人的气质:“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sup>[1]274</sup>换句话说,读经典的目的在于如何成为一个理想中的人:“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sup>[1]321</sup>

经典的阅读,要养成良好的读书兴趣,陶冶了性情,变化了心性气质,才能虚心读书,养成读书的志趣。读书不在人聪明与愚笨,勤奋不勤奋,最主要的还是在人的志趣。有了志趣,就会坚持下去,否则会学而无成。如果只为功名利禄而读经典,是缘木求鱼。抱着急功近利的心理去读书,就像刚一上手就想像鲁班一样做木工活,没有不伤手的,读之无益。经典的阅读,不能只求实用,要求的低,得到的肯定少;只有高要求,才能有大的收获。立志读书,天长

日久,就会养成学习的兴趣。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乐则生矣’,学至于乐则自不已,故进也。”<sup>[1]282</sup>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和兴趣,就会以读书为乐,并主动去读书。

经典的阅读,入门最难。张载强调初学不可不记:“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sup>[1]277</sup>虽不可死读硬背,但对初学者来说,记下一些基本的知识,却是不可少的。他谈自己学习《中庸》的体会说:“答问者命字为难,已则讲习惯,听者往往致惑。学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辈,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明,纵其间有命字未安处,亦不足为学者之病。”<sup>[1]284</sup>因此,“在始学者,得一义须固执,从杂入精也。如孝事亲,忠事君,一种是义,然其中有多少义理也。”<sup>[1]287</sup>读书入门,须关键段句须读之成诵,明确基本意义,经过积累,就会由杂入精,融会贯通,且容易记住:“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sup>[1]275</sup>

经典的阅读,博而后能精。博与精是成正比的,二者并进而有功:“故只是要博学,学愈博则义愈精微,舜好问,好察迩言,皆所以尽精微也。舜与仲尼心则同,至于密察处料得未如孔子。”<sup>[1]270</sup>由博方可入专,由杂方能为精。博与专的道理,张载讲得非常具体。当然,由博入精,由杂入专门,有一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兹愈远。”<sup>[1]274</sup>但是,“多闻不足以尽天下之故”<sup>[1]376</sup>,只有博览群书,由浅入深,并持之以恒,不断思考,既获得了义理,陶冶了性情,才是读书有得:“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理,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sup>[1]275</sup>

经典的阅读贵在贯通,得其大体。如果只从字面阅读,只能误解、怪罪作者:“若只泥文而不求大体则失之,是小儿视指之类也。常引小儿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视焉,只视于手,及无物则加怒耳。”<sup>[1]276</sup>幼儿视野有限,理解力弱,只看人的手指,而不看手指所指的东西。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就像幼儿一样短视。因此,张载强调读书“须是大体上求之”,“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sup>[1]275</sup>。多闻阙疑也是必要的:“疑则阙之,更多识前言往行以养其德,多闻阙疑,多见阙殆。”<sup>[1]270</sup>只有得其大义,才能融会贯通。张载说:“大抵人能弘道,举一字无不透彻。如义者,谓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礼、信皆合

宜之事。”<sup>[1]287</sup>如何才能贯通?张载强调要放开眼界:“博大之心未明,观书见一言大,一言小,不从博大中来,皆未识尽。”<sup>[1]277</sup>从大处着眼,以开阔的眼界读书,就能“博文以集义”:“博文以集义,集义以正经,正经然后一以贯天下之道。”<sup>[1]279</sup>经过泛观博览,获得了经义,也能触类旁通,也能多读书而不忘:“书多阅而好忘者,只为理未精耳,理精则须记了无去处也。仲尼一以贯之,盖只着一义理都贯却。学者但养心识明静,自然可见,死生存亡皆知所从来,胸中莹然无疑,止此理尔。”<sup>[1]279</sup>读书易忘,还是义理不精,精则不忘。

经典的阅读贵在熟读精思而有心得。张载批评孔子的学生子贡说:“道听途说不可为读书。耳不可以闻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子贡以为不闻,是耳之闻未可以为闻也。”<sup>[1]281</sup>读书只以耳目见闻为限,不进入深入思考,是难以见得义理的。张载批评孔子的高足颜渊说:“学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颜子未至于圣人处,犹是心粗。”<sup>[1]274</sup>不能“推究事理”,就是未进入经典的奥妙处,未能体会到圣人的用心处。如果能熟读精思,“闻之知之,得之有之”<sup>[1]276</sup>。有闻有知,进而变成自己的体会,读书才有效果。重要的书须反复阅读:“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sup>[1]277</sup>一篇文章一读20年,堪为熟读精思的典范了。张载强调读书以“心解”为主,不必字字相较:“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万物纷错于前,不足为害,若目昏者,虽枯木朽株皆足为梗。”<sup>[1]276</sup>只有反复“涵泳”,仔细体会,才会有心悟。作好读书笔记,及时记下心得体会,就能巩固“心悟”:“学者潜心略有所得,即且志之纸笔,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养其心,立数千题,旋注释,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始作文字,须当多其词以包罗意思。”<sup>[1]275</sup>书要熟读,思考须简省:“思虑要简省,烦则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虑不寐则惊魔不安。”<sup>[1]289</sup>思考问题不能钻牛角尖,而须得其大义,理解经典的基本精神:“古之能知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夫诗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sup>[1]256</sup>如何精思?张载提出了“下学上达”之法:“下学而上达者两得之,人谋又得,天道又尽。”<sup>[1]279</sup>“下学”是见闻知识,“上达”是德性义理。由见闻而获得义理,才算读书的真正收获。因此,张载明确地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sup>[274]</sup>旧的道理不通,当求新意:“义理有碍,则濯去旧见以来新

意。”<sup>[321]</sup>这是一种新的读书态度。

经典的阅读,贵在有疑,于不疑处有疑,才是真正的进步。“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sup>[1]321</sup>读书提不出问题,是未能深入书中:“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sup>[1]275</sup>疑从何来?“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自出,若安坐则何尝有疑。”当然,如果毫无根据地怀疑,则会为书所迷而不能有得。关键在于读书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不为别人或他书所轻易动摇:“人之迷经者,盖己所守未明,故常为语言可以移动。己守既定,虽孔孟之言有纷错,亦须不思而改之,复锄去其繁,使词简而意备。”<sup>[1]277</sup>融会贯通,有了主心骨,就不会为书所迷惑。如果疑而未通,须重新思考:“凡致思到说不得处始复审思明辨,乃为善学也。若告子则到说不得处遂已,更不复求。”<sup>[1]377</sup>

经典的阅读,贵在心静。有了读书志趣,虚心向学,还要心静。张载谈自己的经典研读体会说:“近来思虑大率少不中处,今则利在闲,闲得数日,便意思长远,观书到无可推考处。”<sup>[1]281</sup>闲暇心静,仔细品味,容易进入读书佳境。但是,闲暇得之不易,须不断克服困难,争取时间读书:“古人耕且学则能之,后人耕且学则为奔迫,反动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簋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后人则多欲,故难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难,故以为贵。”<sup>[1]266</sup>受外界诱惑太多,心不能静,是当代人读书之大忌。张载强调“安分”、“少欲”,有现实意义。其实,一旦心静下来,读书的收获是明显的:“处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义明。”<sup>[1]283</sup>一目十行地读书,于消遣读物可以,但阅读经典或重要的书,这种急迫的态度,是不会有得的:“观书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则都不见。”因此,读书须闲暇,当然,更重要的是心境闲暇:“有急求义理复不得,于闲暇有时得。盖意乐则易见,急而不乐则失之矣。”<sup>[1]276</sup>

经典的阅读更要不耻下问,与师友不断切磋。张载说:“从不肯问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宁终身不知。”<sup>[1]276</sup>不自欺欺人,就要不耻下问:“人多是耻于问人,假使今日问于人,明日胜于人,有何不可!如是则孔子问于老聃、苴弘、郯子、宾牟贾,有甚不得!聚天下众人之善者是圣人也,岂有得其一端而便胜于圣人也。”<sup>[1]283</sup>只有不耻下问,才能得众人之善。张载把这一精神叫“无我”:“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虚心以求是方为是,责己者当知天下国家无皆非之理,人之耻于就问,便谓我胜于人,只是病在不知求

是为心。故学者当无我。”<sup>[1]283</sup>又说:“无我而后大,大成性而后圣。”<sup>[1]317</sup>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去掉自己的主观偏见和自满,不但向老师请教,学友之间更须相互学习,才有益于经典的阅读,也就是说:“惟圣人知朋友之取益为多,故乐得朋友之来。”<sup>[1]377</sup>或者说:“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则此甚善。”<sup>[1]284</sup>朋友相聚,互相讨论学术,是最为有益的:“学不长者无他术,惟是与朋友讲治,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是养心之术也。”<sup>[1]284</sup>学友之间,互相切磋琢磨,品德与学问自会长进,否则就是自暴自弃了:“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心中苟有所开,即便割记,不思则还塞之矣。更须得朋友之助,日间朋友论着,则一日间意思差别,须日日如此讲论,久则自觉进也。”<sup>[1]286</sup>当今社会,缺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传统。张载强调师友之间相互切磋,在今天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经典的阅读,贵在能知能行。知之不若信而行之,知而不行,反不如不知:“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于不知矣,学者须得中道乃可守。”<sup>[1]271</sup>知而不行,终究是未落到实处:“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凡未理会至实处,如空中立,终不曾踏着实地。”<sup>[1]272</sup>明代学者吕楠评价张载的著作说,“诸书言简意赅,皆出于精思力行之后”。<sup>[1]389</sup>张载“仰望星空”,又“踏着实地”,是读书的典范。

### 三、全面看待张载的经典阅读方法论

当然,张载是正统的经学家,板起面孔谈读书,许多读书观点也难免偏颇。如他对史书的偏见:“观书且勿观史,学理会急处,亦无暇观也。然观史又胜于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爱,终无益,不如游心经籍义理之间。”<sup>[1]276</sup>张载是体会不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妙的。又如他主张不讲而学:“圣人于文章不讲而学,盖讲者有可否之疑,须问辨而后明,学者有所不知,问而知之,则可否自决,不待讲论。”<sup>[1]280</sup>这一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时过境迁,好在这些观点大家都不会认真计较了。

张载“学古力行”,似乎在读书态度上有些矛盾。张载所读的经典,主要是儒家的经典,以及道家与佛教的经典。比起当时的读书人,张载广泛地学习了自然科学,在《正蒙》中还有科学知识来为自己的哲学思想论证。另外,从青年时期张载就对军事和边防有浓厚兴趣,并进行过井田制的试验。一方

面学习古典知识,另一方面勇于实行。这二者是如何统一的?原来,古代经典给了张载以“民胞物与”“星空”,社会问题让他不断地回到“现实”关怀中来。正是对现实社会民生的关怀,使张载的经典阅读具有了深厚的现实情怀。总的来看,张载阅读经典的思路是清晰的。但是,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张载的经典阅读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古典是伟大的,从古典审视现实,难免有保守主义情节。特别是他对史书的偏见,或多或少地限制了他的视野。让张载从现实超越经典,这已超出了张载的预期。在同时代人中,张载的经典阅读已经是非常卓越了。

从当代哲学史家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来看,张载的经典阅读方法论并没有拘泥于古典,而是有自己的立场和理想。张载对古典进行了创造性阐释和创新,形成了另开生面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命题,成为宋代“勇于造道”的人。如果要对张载进行较严

格批评的话,我们只能说他的“抽象”还并不是那么充分。儒家的情怀、乡土的立场、固执的个性等,使他的理论思考与现实关切交织渗透,正统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干扰着他的理性判断。从二程、朱熹来看张载,张载的经典阅读是有特点的,但也是一个未完成的阅读。若天假之以年,张载的思想从内容到体系,当会呈现出新的面貌。

## 四、结 语

总的来看,张载的经典阅读方法论,“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亲切深刻、起而可行,对当代的经典阅读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张载. 张载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8.

## Methodology of ZHANG Zai's classics reading

LI Gang

(School of the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ZHANG Zai, a famous philosopher and thinker in North Song Dynasty devoted his life to reading and thinking. He founded Guan school and formed a systematic methodology on reading. ZHANG Zai stressed that both interest and aspiration were needed in reading. One shoul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at the beginning, read with doubt and thought, and master the knowledge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way. What is more, to keep a peaceful mind, discuss with friends and do things following what had been learned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reat the orthodoxy limitation of ZHANG Zai's classics reading correctly and absorb his spirit of profound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ZHANG Zai; reading; classics; methodology; hard reading; careful think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Guan school